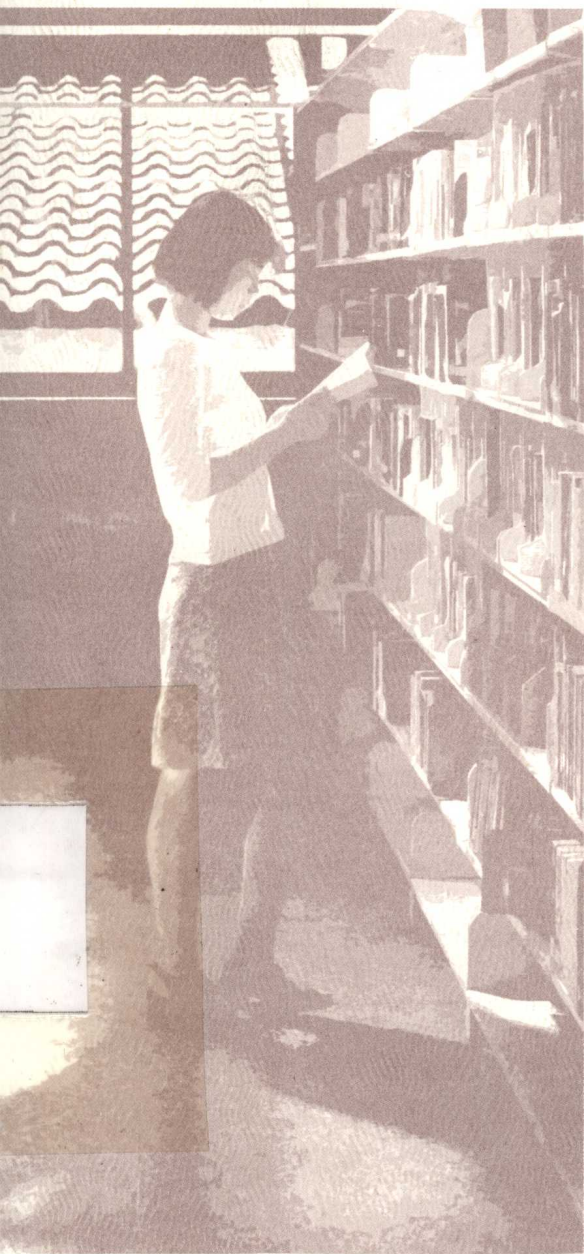


书海·书香·书缘

河北省全省图书馆知识竞赛及征文活动征文选辑

主编：李春来



书海 · 书香 · 书缘

——河北省全省图书馆知识竞赛及征文活动征文选辑

主 编：李春来

副主编：吕 鹏 周建勇

书名:书海·书香·书缘

河北省全省图书馆知识竞赛及征文活动征文选辑

策 划:李春来 梁建生 顾玉青

主 编:李春来

副主编:吕 鹏 周建勇

责任编辑:邱玉蓉

责任校对:吕 鹏

封面设计:彩视图文

出版:河北省图书馆

印刷:河北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1179 毫米 1/32

印张:5.8 字数:100(千字)

版次: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

冀出内准字(2004)A130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序

二零零三年夏末秋初,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河北日报文艺副刊部联合举办了全省范围内的图书馆知识竞赛及征文活动。消息一经河北日报和河北省图书馆网站公布,随即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上到退休老人,下至在校初中生,纷纷踊跃投稿。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之强烈,效果之圆满,既出乎举办者之预料,又着实让人欣喜和振奋。

此次活动以“兴学习之风,创学习型社会,走进知识殿堂”为主题,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宣传图书馆作为人民的终身学校,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引导社会公众认识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增强全社会的图书馆意识,促进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风气,从而推动全民读书活动的持久开展,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征文的两个题目“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与图书馆”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征文中作者无不表达了对图书馆的热爱之情:读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读书使他们从贫困的农村青年,成为科技致富能手;读书使高考落榜者走出阴影,成为一名文学青年;读书使失足青年成为一个悔过自新的新人……。一篇征文就是一个对读书的深刻感悟,一篇征文就是一段追求知识的难忘经历。众多作者情真意切地诉说了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把赞美献给了

图书馆。有的作者把自己比作鱼,把书比作水,把图书馆比作大海,更有作者把图书馆比作天堂,比作恩师。我们被字里行间所表达的真挚情意所感染、所感动。想到有那么多人利用着图书馆、依赖着图书馆,与图书馆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令图书馆同仁深感自身价值之所在,责任之所重。

本书从近千篇征文中辑选而成,从文学角度上来说,也许非上乘之作,但每一个令人感动的求知求学的经历,那如醉如痴的忘我读书情景,总让人挥之不去,深烙心底。想来也是我们将这份感动收集起来、珍藏起来的最好理由。

真实感言,权作共勉,是为序。

李春来

2004.07.18

目 录

我与图书馆	何玉湖(1)
穷无鸱酒叹借书	陶昆仲(4)
祖孙情伴书香缘	和新玉(9)
我与河北省图书馆的不解书缘	蔡子谔(12)
书缘	张 菱(16)
与书的情缘	李志平(19)
我的图书馆	王存礼(22)
书·朋友·人生	张少锋(24)
五十年的缘分	张乃钊(27)
书痴	侯智勇(29)
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	陈朝红(31)
读书,让我心酸让我快乐	陈英杰(34)
图书馆与大酒店	李玉琴(37)
我与河北省图书馆	王波波(39)
择读益丰	温丽转(43)
有书相伴的人生,真好	李淑贤(46)
从酒馆到图书馆的感悟	何俊科(50)
好书相伴	焦风华(53)
风雨人生路——开卷有益	绍军平(58)
图书馆,我永远的恩师	王树川(60)
图书馆伴我成长	王亚楠(62)

我与图书馆	李伟春(65)
“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	平晓涛(67)
阅读·收获·奉献	宋禄法(71)
我的“求知天堂”	李仁江(73)
书使我找回了自己	杨洪芬(76)
图书馆,我的良师益友	王香兰(78)
追求属于自己的充实	张 军(80)
创办家庭图书室 带众乡亲奔小康	方慧文(82)
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	鞠俊斌(85)
读书使我觉醒	孟素红(88)
难忘图书馆	韩洞峰(92)
改变	魏丽娟(95)
感谢图书馆·感谢图书	郭玉芬(98)
剪不断的图书馆情结	安月玲(101)
书籍是我脱贫致富的阶梯	赵小燕(104)
匆匆大学梦 深深“省图”情	周长青(107)
我的“理想”	魏丽娟(110)
我的生活因此改变	朱岩育(113)
我的图书馆情结	张家宽(116)
我离不开图书馆	木 于(118)
我心中的图书馆	刘明阳(120)
我眼中的书和我脚下的路	王 琳(122)
我与书的二三事	李 亮(124)
我与图书馆	贾奎文(127)
我与图书馆	宋桂香(129)
我与图书馆	张雪辉(132)

与图书结缘还要心系社会·····	程振景(135)
缘系图书馆·····	张亚欣(138)
真诚的服务·····	张帆(141)
读书,撑起我生活的蓝天·····	李青(143)
人生之旅书为伴·····	赵利平(146)
我与图书馆三十五年·····	柴仁生(150)
心灵的憩息地·····	郝书良(152)
我与图书馆·····	朱灵(155)
一朝走进图书馆 终身结下对联缘·····	赵训铃(158)
我与图书馆·····	钱林杰(161)
新的彼岸·····	孙立新(164)
装在箱子里的图书馆·····	马秀娟(167)
图书馆赋予我人生的春天·····	班描(169)
图书馆——我的天堂·····	谷冉(172)

我与图书馆

在“文革”动乱的年月，少年的我有一个秘密藏身处，就是父亲单位的那个被封闭的图书馆。管那二亩三分地的保卫是我家邻居，知道我爱看书，时常给我鼓捣出几本书，悄悄看，悄悄送还。后来贪心的我还嫌不过瘾，就磨他带我进书库，几番执拗，终得他点头。说起来，当时我父亲是“走资派”，我是“狗崽子”，图书馆又属“文革”要最先“革”的毒瘴之地，怎么找也轮不到我独享特权，任意饕餮。但中国人向来有凭自己的判断和情感做事的灵活性，许多政策都“从未认真执行”，我便在那个压抑的年代有幸沾了渎职者的光，屡屡溜进小图书馆，沉醉于精神盛宴中。

那个满是尘土，书刊乱堆的书库，房顶漏雨，窗玻璃破碎，许多书被雨水浸了，留下不堪入目的褐红水迹。但是，那一点也不影响好书的金贵，不贬损知识的价值。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的著述在尘土和水迹下依然现出美妙和智慧，许多智者独立的思想之光更能穿透比尘土还厚重的

时代迷雾，给充满疑惑、困惑的我以启迪和指引。在学校长久听课，名义上复课实际上又以“劳动课”为主的少年时代，我就是在那个脏乱而又丰饶的屋子里建立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和人生理想，没有老师的耳提面命，全是自己在自由的精神漫游中随行采撷，独立思考所得。

我十七岁就不知天高地厚写起了长篇小说，虽定然成不了气候，却也在某一小圈子里受人高看的。试举一例，大地震后，我们街坊许多户在邻近的唐山十二中操场搭起棚子暂住，几位小兄弟知道我的癖好，从震塌的十二中图书馆给我搬来一摞书刊。当时社会秩序大乱，哄抢成风，抢粮食，扛冻猪，搬罐头箱才属时尚，倒腾烂书着实引来些不屑耻笑。说实话，中学图书馆好书不多，但其中成套的《宋书》、《南齐书》等史书实在让我眼馋。我说，这些历史书放这儿，别的我不要。那装了满满一木箱的近百本史书，成了我那两年的主要读物。事业在悠久的时光中延展，对人胸怀的拓展，人格主体的形成，都是大有裨益的。后来我的作品较重社会历史内涵，少见男女私性，想必跟那一时期的陶养不无关系。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震后要求交还公物，我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等一箱书悉数读完后，才悄悄找了该校熟悉的老师，在一个晚上悄悄把书搬了过去。学校要给我公开送个表扬信，我推了。拖延了不少时日，也该有点惭愧。

毁灭文化的浩劫过去了，文化生活逐渐正常了，唐山市图书馆越办越好，再不用偷偷摸摸获益不正当的手段读书了。开架借阅，挑选方便，一排排名著荟萃的大书架再没了厚厚积尘和老鼠的气味，堂皇敞亮的阅览室也没了使

视觉不适晦暗和让心灵压抑的政治晦暗，我辈安能不着魔一样进入、欣然快然占据一席之地？

如今回想，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从图书馆受益之巨难以估量。就说我的获奖长篇小说《燃烧的家園》及续篇《瑰丽的世界》，以中国大工业的艰难发展为故事线表现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进化，人的精神状态的提升，即要深入现代化工矿企业，又要采访实业界尚安在的老人，还需要关于辛亥革命危难之时汉冶萍煤铁公司，抗日战争中数百家上海工厂在炮火中前往大西南的大量史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从唐山图书馆查阅的。那丰富的知识蕴藏，不仅能满足我预期的需要，而且时常给人意外的收获，举一而连带出三，那种不留神捡了金砖的幸运，除了图书馆那等巨富，还能求哪家豪门？

常见一些作家在报端夸耀自己的书斋，而就我所知，不少文友书斋满架图书，也不过是在里坐坐，图个雅致。书是装饰品，很少看。自己的书，往往草草翻翻，便放起来，说是以后再细读，却不知要何年何月。到图书馆看书，或是借回家阅读，可都是真看；借阅有时限，还要抓紧时间看，劲头就是不一样，长进就是不一样。

人的生活旅途中，跟图书馆结缘，好处说不尽啊。市面上再纷杂，喧闹，这里也会是一片净土，容得人心静，平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渐渐的，书会化为自己的血肉，成为精神财富，让人从本质上，内涵上真正提升，气质，风度都会亮起来呀。

作者：何玉潮

穷无鸱酒叹借书

我出身耕读之家，祖辈以耕为生，读在稼穡之余，所以家有藏书不过半簋，无非是些读破了的中小学课本，并没有四书五经或三坟五典。倒是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儒林外史》，让我着了迷，经常揣在怀里，有空就看上一眼，还包了层红书皮，在课堂上偷偷的看，可还是被人告了密。一天红卫兵司令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万般皆下品，想当状元郎”。勒令我交出“毒草”把我从红卫兵中除名，回家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我仍是执迷不悟，听说贫宣队的老庚爷保管着从地富反坏右家中抄来的书。我知道他大字不识一个，却爱听别人讲书。一天晚上，我竟冒冒失失的去找他借书，他说书不敢借，你可以每天深夜到我家来念书。我真是喜出望外。不到半年，我就给他念完了“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和三言二拍，我们一老一小，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听书，被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感动得涕泪滂沱或手舞足蹈，如醉如痴。但是，好景不长，从北京传来太庙焚书和老舍

沉湖的噩耗，很快这把火就烧到农村，老庚含着热泪把一箱箱的书投向火堆。心痛得我大病一场，病后成了“书痴”，念念不忘读书，然而书在何处？眼前一片迷茫。

“文革”后期，我当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经过洗劫，学校图书馆已无片纸只字。我手中只有一本薄薄的课本，在课堂上我只好照本宣科的干嚎。

我想，天下自有良书千万，“惟有南飞旧相识，偷开门户有翻书”的朋友，也许会把藏书借给我吧。于是我四处打听，近借远求，历尽跋涉之艰辛，一旦借到一本好书，就昼夜赶读，把精警华美的篇章抄录下来，竟不觉得困倦。

岂知借书难，还书更难，必须“二礼备至”，即情理（面子）与物礼（实惠）缺一不可。古人有借书与还书送一鸛酒的习俗。“鸛”为古代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那是我月薪不过 36.5 元，哪里送得起如此重礼，只有多陪笑脸，低眉顺眼的求人罢了。借书给我，当然要深躬致谢，人若不借，我也不愠不火。据说宋代诗人陆游也曾借书遭到拒绝，以至于他有“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的慨叹。何况我这个小人物呢。

听说旧城有个“天二阁”藏书颇丰，我招摇几十里去借。主家推托：“书么，已全部交派出所，要是赁的话，倒可以帮个忙。”我很想看看《聊斋志异》想租一本。他说：“租赁一周 2 元，押金 10 元，若过期或书有破损，即扣掉全部押金。”也怨我看书心切，就狠狠心交了押金。到期我去还书，谁知他欺我外乡人，硬说书角有卷折，插图有指纹，扣了我押金 5 元，加上租金共 7 元，那时我一

家三口两个月的菜金啊，我当了“冤大头”，还无处讲理。至今想起来还耿耿于怀。

当然，好人还是多。我终生难忘的是章栋臣老先生，它是北京古元书店的经理，被遣返老家劳动改造。我想它一定会有藏书，便冒昧去借。起初他支支吾吾，后来看我十分诚恳，便说：“我书店里的万卷书已被红卫兵抢劫一空，只有这一套明万历版的绣像《金瓶梅词话》留在老家，才幸免于难，与其在墙洞藏着，任虫蛀鼠齿，倒不如送给你这爱书如命的小伙子，我心里倒觉踏实。”这部书当时在扫黄之列，一文不值，现在却是无价之宝啊！可是后来我借出去，辗转流传已不知去向。记得我把家养的一只奶羊送给章栋臣老先生，作为回报。

改革开放以来，图书也纳入了市场经济，各种图书纷纷上市，但正版书很贵，一本薄薄的《学人随笔》竟定价29元。想买盗版书吧，虽然便宜，却是错讹百出，不能卒读，看来还是“阮囊羞涩何妨借，一样书城一醉休”。咳，还得借！

1984年，我调到河北辛集中学，我眼前一亮，迎门一座巍峨的图书馆大楼。冯淑琴馆长介绍，该馆历经半个多世纪，几次扩建，现在面积6612.46平方米，所幸“文革”期间未遭洗劫，至今藏书10万余册，为我省一级图书馆。每年订阅报刊580余种，内设藏书库、电子阅览室、阅览大厅、书法美术活动室。那鳞次栉比的排排书架，那琳琅满目的五彩报刊，看得我眼花缭乱，热血沸腾。我信手拉开检索卡书橱，浏览一下书目，这里竟藏有宋代拓片，明版《龙门纲鉴》、影印版的《太平御览》、

《中国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华传世奇书》、《二十六史》等皇家巨著。至于《鲁迅全集》、《谈艺录》、《张爱玲全集》、《文化苦旅》、《白鹿原》等当代名著，应有尽有，不胜枚举。我一向嗜书如命，犹如“常倚曲栏贪看水”岂料“翠峰转过望海潮”，我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不觉泪雨潸潸。

面对良书万卷，我采取“始于博，终于约”的读书法，结合教材，精研有关资料，深入理解文章的意、趣、神、色，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艺术，增加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以课堂教学为主，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史资料，扩展学生的阅读视野，开辟了语文阅览室，强化了语文教学环境，还把学校、家庭、社会几个方面的语文学习渠道接通，进行“大语文教育”，形成课堂——图书馆——社会三个方位的语文大课堂，把生活、读书、写作融合起来。经一段实践，学生养成了读书习惯，常泡图书馆，体会到“惟有吟哦书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的读书兴趣。学生生活充实，满腹经纶华章，把写作当成直抒胸臆的快事，为了便于相互切磋，成立了“绿地”文学社，社员文章文采焕发，掷地有声，曾经先后在《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文学》、《中国青年报》、《星星》等报刊发表，近三年共发400余篇，不少社员考上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作家。

二十年来，图书馆里读春秋，书香馥郁，窗明几净，佳茗佐兴，书城簇拥，任我左右翻检，或去电子阅览室，点动鼠标，打开 www.baidu.com 网页，即可进入北京、北大、大连或上海这些名馆书库，神游其间，颇有“书味

在胸，甘于醇酿”的醉意，自是情趣盎然。

有时读兴正浓，灵感倏然而至，我便敲去键盘，滴滴嗒嗒地在屏幕上码字成文，发往报刊电子信箱。几年来我已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随笔、小品 200 余万字，省作协接纳我为作协会员，好像在我漫长的借书、读书的道路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我喜极而悲，同谋半生借阅的坎坷经历，不禁唏嘘慨叹，特援笔以记之。

作者：陶昆仲



祖孙情伴书香缘

人生总有种种意外，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之时，恰逢外公去世五周年，我们祖孙二人感情深厚，只是疫情所迫外出归来必须隔离，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返乡扫墓的计划终于搁浅。不仅如此，我已坚持数年几近每周一次的图书馆之行也因“非典”闭馆而不得不中断，心中不免平添些许遗憾！

从小我就嗜书如命，这一点深得外公之心，更被家人认定是“隔代遗传”。外公年少时，家境贫寒，苦苦坚持几年终不能随人所愿，于是，告别学堂，做苦工、当伙计、跑五金，凭着天资聪颖和勤奋好学而深得雇主赏识，甚至解放后进了工厂又成为技术上的能手。前前后后十几年，除却吃饭穿衣，外公没为自己添置一件像样的物件，倒是那口从小带在身边的书籍日渐丰盈，变成了书架，又变成了整整一面书墙……外公白天带着学徒钻研技术、革新产品，晚上又做起了工人夜校的扫盲班的先生。就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也是以“书”为媒。外公自学中医，每遇